

小说
风景线
Novel view

扬帆

著

国 风

一部乡民与文化良知的心灵史

一束斑斓奇谲的乡村风俗画

一程时代与人生命运的协奏曲

一曲催人泪下的爱情挽歌

花山文艺出版社



LT0000566591

扬帆
著

国风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风/扬帆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小说风景线)

ISBN 7-80673-160-1

I. 国... I. 扬...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2551 号

书 名: 国 风
著 者: 扬 帆

责任编辑: 李艳明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徐 昕

责任校对: 李艳明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77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673-160-1/I·09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扬帆，本名田扬帆。

主要著作有：大陆版长篇小说《穿过季节的童话》，诗集《青春的雕像》，文化哲学著作《庄子的人生哲学》、《成败学》（选本）、《成功论语》、《成功原则》和《帝王权谋学》，长篇报告文学《裂变》；台湾版有《禅宗境界》、《曹操传论》、《贞观之治：权谋与诗情》、《成败学》（全本）、《康熙的人生哲学》和《庄子：逍遥人生》。共计约三百万字。其文化哲学著作有“才子文章，哲人心迹”之誉。

《国风》是扬帆最见功力与特色的史诗性作品。



目 录

缘起	1
第一章 将军身后	4
第二章 男女演员引起的故事	27
第三章 风波与狂想	45
第四章 故乡没有河	65
第五章 箫声落叶中的心跳	85
第六章 一朵花插在谁的头上	107
第七章 人天共舞	126
第八章 一个无赖和两个风骚娘儿	145
第九章 生死两茫茫	165
第十章 饥寒起盗心	186
第十一章 希望的星	205
第十二章 花开时节	227
第十三章 天地大戏场	246



第十四章	小试风流	268
第十五章	母亲与儿子的心事	286
第十六章	老阳垅的第一台机器	307
第十七章	泥淖中的爱情	324
第十八章	黄蝴蝶翻飞的日子	344
第十九章	世纪的雪	367
第二十章	花季,灿烂与阴影	388
第二十一章	桃花运	408
第二十二章	绝望情人	428
第二十三章	身上没钱的男子汉	447
第二十四章	涅槃之舞	467
第二十五章	风从头上吹过	486
第二十六章	永恒的爱	505



缘 起

大哲人大史家明镜先生采风回来，连日间便有些情绪恹恹的，这固然是由于一段时间过分劳累，更重要的还是被一段传奇故事所困扰。想找个人聊聊，但想这种钩心斗角风月情怀之事，得有个合适的人才好。没排遣处，明镜先生哈欠连天，连伸几个懒腰，顺手抓起了一本书。翻开便看。但睡眼朦胧，却看不清是什么文字，揉了揉双眼，才看清是一部旧书《国风》，小时这书是熟读倒背过的，约略知道意思，大学时代也读过，经了一些事，理解就不同了。只是时代变迁，这书应是早不在了，有也是出版社的新版本，如何还有这一套完好的旧书？明镜先生便仔细翻阅起来。本是烂熟于心，无非——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陈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之类，明镜先生便慨叹，日子过了千秋万代，山水风情却似乎依旧。就在明镜先生感慨时，有人敲门了。明镜先生开门，原来是扬帆先生来访，不禁大喜，说：“哎呀，正想找一个合适的人，说说话儿，正愁没那个合适的人，却没想到你，该死该死！”

扬帆先生一进门就被明镜先生这当头棒给喝住了。“什么事儿呀？明镜，值得你这样捶胸顿足？”

“你坐，先别问，我给你倒杯水。再给你看点东西。”

扬帆更被推入五里雾中，这明镜卖的什么关子？

茶水上来了，一大包东西也摆在了扬帆面前。



“我也不说什么了，你边喝水，边看看。我就在一边恭候着。”

扬帆果然喝水，翻阅包里的手记，有一些纸都发黄了的，看来年深月久了。翻看了一些，扬帆便略知大概，也知明镜心事。抬头时正遇上明镜那双求救一般的眼神。

“怎么样？”

扬帆答：“道听途说，个中人事我以前也听说过一些，不过这里集中起来，又有文字，却是更触动了人。尤其回过头来就更是叫人伤感，事实上，还有一个道理，生活常是不还债的，这更是憾事。”

明镜先生眼睛一亮，孩子般跳了起来：“妙，我算是走大运了，这一包采风的东西都归你了。对，你这人雅爱文章，你就把它敷衍成一部传奇小说吧。”怕扬帆先生不答应，明镜又连连拱手：“小生不才，小生不才，仰仗仰仗了。”

扬帆先生开口不得，便提着包儿走了。一走便没了影子，明镜便天天念叨，晓得这家伙钻到哪儿去了，可千万不要把东西给丢了呀！明镜便天天在家里数日子。整整的第一千零八十天，有人敲门。明镜开门，不是别人，正是扬帆先生。明镜立即拉下了脸，说：“把那包东西还给我。”

扬帆便把手上的那个包给了明镜，明镜看还是那个包，立即开包清点旧物。一看，却是一部完好的传奇小说。明镜便潜心研读起来，读了一卷又拿起一卷，一直读到太阳衔山，弦月当楼，一直在一边打盹的扬帆先生醒来。他推了一把明镜：“你这家伙狗咬吕洞宾，大半天了，也不给口水喝，我饿了。”

明镜如梦方醒：“妙妙，好好！”

“什么妙妙好好，我饿坏了，渴坏了，你这呆子！”

“哦，哦，你饿了渴了。”赶紧叫夫人到楼下的太子轩叫了一桌菜，送到楼上。

二人吃罢，明镜又给扬帆先生沏上一盅清茶，扬帆笑纳。这才二人相对坐定。

扬帆笑说：“你看了吧，算是给你交差了，就差个题目了。”

明镜说：“多谢多谢。题目我这里倒是有了，你看叫《国风》如何？”

扬帆以手加额，深思片刻，说：“行，国风不及吴楚，楚辞多在驰想。



而我等所写正好吴头楚尾故事，也见国中民风人情。”

又一些日子过去了。扬帆先生行于街巷中，忽听有人招呼，“快去呀，书店里有《国风》了。”扬帆先生怕没听清楚，就问一个小孩，说是要去买《国风》去，要不然又卖完了。

什么？出版了？扬帆先生真的买了三本，回到家里，想先打个电话给明镜，质问他为什么出版了不通知他。但他还是先翻开了书，一章章地看，又回想着从自己心上流过的那些事儿，像重新活过一回——



第一章 将军身后

仲仪将军是在淞沪大战中殉难的，战场就是墓地，仲仪将军就永远坚守在长江之滨上了。仲仪将军起于半耕半读生涯，战乱之时经其先生，一位辛亥革命元老介绍到队伍上做文字工作。因其干练，又甚富军事天赋，改任戎职，遂至将军。仲仪将军去后，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他的故乡——湖北省广济县老阳垸，他的家人还在，他的好友仲则也在，一千乡亲安然无恙。

将军一家原住在离老阳垸半里处的一个小山包上，和老阳垸就隔着南山头。当时是将军祖上在县城里当佣赚了点钱，就在南山头买了几亩田，为了看护田里的庄稼，因而就依了田地做了几间土巴屋，日子一直过到将军一辈人上。家里说不上富有，但有碓有磨有槲，大抵自给自足。将军有弟一人，姐一人，娶妻程氏，生二子一女，长子阳可夫，次子阳壮夫，女嫁一农民。当时将军殉难，对这一山野独户实可谓风云突起，其母、妻不堪悲痛相继去世。兵荒马乱的年头，盗贼猖狂，穿墙打洞，牵牛抢物，一家人雪上加霜，干脆搬回了老阳垸。这就是将军一家的大概。

将军一家人大难临头自不必说，将军生前好友仲则亦经历着清宵难寐、垂泪天明的日子。仲则何许人也？乡村集族而居，一姓繁衍，仲则因辈分高，房头大，从前在族里管着些事情，所以，老阳垸人都称他仲公。这个公的称号，虽然也有敬意，但真正实在的内容是高于祖父的辈分的称谓。

仲公年轻时有许多愿望，比如追随他的老师革命，或者给仲仪将



军当个幕僚，至少也要到城里谋一份公干什么的。但总是有许多拦脚绊手的事，终于一年又一年，岁月不饶人，仲公几乎所有的愿望都随了流水。惟有一个愿望赶上了潮流，解放军一打过长江，他就带头捐了动产和不动产。做了这件事，仲公长吁一口气说，耕者有其田嘞，又引夫子之言说不患无，惟患不均。如此仲公心里便坦然了。同一原因仲公还停了他的蒙舍，应人民政府之请做了刘政委的秘书，帮助做土改工作，实际的工作就是帮忙算算账，写写布告。但这也够仲公忙的。在这之中，仲公也常回老阳坑，碰到他的相好的老哥们也偶尔问问坑里的土改的事儿。这期间他的老哥儿们要么不理他，要么鼻子里哼哼几声。这时仲公便心里叹一声——俗人。

仲公跟刘政委忙了三四个年头，渐渐地厌倦了这刻板的衙门公干，也不习惯机关生活，并且仲公还看出，虽说大家都是在为革命工作，上串下联，实则机关人员各有来龙去脉枝丫体系。仲公自忖，我这半路出家算什么？想这些年，惟一使他能干下这许多日子的原因是那位刘政委。那是个读书人，旧学新学都好。和刘政委共事，受刘政委领导，繁琐的文牍也多少有些智慧的趣味。渐渐地土改的事情越来越少，国家有了新的大事，刘政委便调走了，有说去了地区行署，有说去了省里。仲公便更觉无聊，就卷了铺盖回了家。到他回家，他才发现，洞中方数日，世上几千年。他的老哥儿们中许多都成了背了成分的人。成分仲公是早知道的，并且这是他搞的文牍中的重要内容，但他到底没品尝成分的滋味。在成分的压迫下，三五年过去，蓦然回首，他吃惊地发现，他的老哥们不是早已不在人世了，就是驼了背弓了腰。这时他们见了仲公不禁眼里溢出凄楚的泪水，并且这泪水还颤抖着凄凉的光芒，这使仲公怦然心动——人之将绝，其神情也凄然。但他的老哥儿们一开口立即让仲公气不打一处来，立即蒙了不白之冤，让仲公分说不得——

“老哥，还是你聪明……”

我聪明什么？娘的；我难道是个投机商人么！仲公究竟没处说，只有忍了。因为仲公到底还在受着优待和尊重，开明绅士，民主人士，每个月还可从政府那里领些钱米，供他和老伴生活绰绰有余。不仅如此，管理区有什么事儿，还请他去坐坐，四时八节，管理区领导也还登门问寒问



暖。这在乡村自是极风光极显尊贵的事。而老哥们说完这话，枯藤老树一般的老手在旱地秋茄子一样的脸上抹一把眼泪，那情景尤其打动仲公。人不伤心泪不流，而老哥们早是天干无露水的年纪，但这时老哥们分明满脸上都泪水潸潸然，于是仲公也悲凉起来。这时时代仍飞速前进，打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仲公那一个开明绅士的牌子好像越来越没有分量了。不知从哪一天起，管理区的大事就不再咨询仲公了，节日里也不再有什么书记委员之类的人物上门问候老先生了。而不断让仲公惊心动魄接踵而来的事是，他身边没来由不断地又有一些庄稼人戴上了帽子，仲公便糊涂了。这世界是不是哪个地方出了毛病。或者他是不是错了，从一开始就没得到正确的认识了？

世事依然飞快地变化，他越发地不明白。他有些伤心，便更加自认自己老了。就在这时，那位刘政委从省城寄来了一封信，大意说本来想和你深谈一次，可惜已没有机会。如果要是将来生活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可以去找他。仲公想，该老该死，一切自然，我还有什么要麻烦你的呢？仲公就顺手把信往一本书里一夹，虽不在意，心里还是珍视的。到后来仲公才发现自己说老了就该死，其实并不是想死就一定死得了的。原来日子还长，世事如棋，刘政委竟像得了先机，这使仲公慨叹，做大事者到底有大知识。

渐渐地，岁月浪淘沙，仲公所有的生活信条都动摇了。小时读圣贤书，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成了腐朽得臭不可闻的东西了。面对滚滚时代潮流，仲公不知所措。于是经历了最初的失落，仲公便真正地承认自己老了。在老阳垸人们自然也同时感到，从旧社会到新时代，仲公身上那一个看不见的金字招牌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仲公还能在集体领一份口粮，还能在自己那仅存的一进二间的青砖瓦房里看看书，但他在老阳垸人眼里已一天天无足轻重了。只有当时间回到某一个环节，人们才会想到仲公的辉煌。

这第一个辉煌就是他卸去不久的在县上和刘政委共事的一段时光。但这一段辉煌既然是仲公自己卸下的，那么老阳垸人推究起来，总觉得有什么龃龉的地方，要不然怎么自己回来了呢？在老阳垸人眼里，



世上三百六十行,最好的还是做官。仲公跟刘政委即使不是做官,那至少也是刘备身边的诸葛亮。可惜仲公自己打发了自己,这就不清楚了。

第二个辉煌是他的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他帮他先生送过信,掩护过先生躲过清王朝的追捕。他高兴时也可以神气活现地回忆起他的先生讲书的情景,自然是摇头晃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类。

再一个辉煌就是和仲仪将军一家的关系。将军年轻时虽也读了些书,算是有学问有志气之人,到底穷家小户子弟,哪得进身之门!当时革命风起云涌,老师本是推荐他去为革命做事的,他思量再三,觉得白手去闯世界,他远不如仲仪兄弟,于是他就向老师提起了将军。将军本也是老师的学生,但跟老师读书时间不长又常在家里帮助抢农时,老师便忘了将军。一经仲公提起,先生才想起,甚是满意。可以说没有仲公的荐贤举能,就没有将军的半辈子辉煌。后来将军不断进步,一次他老师回乡还说起此事,老师说,仲仪将来如果是管仲,你可就是鲍叔牙了。仲公虽笑而不语,心里自是得意不过了。另一可圈可点之事是他教出了一个读黄埔军校的学生——壮夫。

当初,壮夫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国难当头,日本鬼子在遥远的地方响动着,灾难在七里山上空乌云一样越积越浓,又像国人头上悬着的一块石头,似乎随时都要砸下来。但这事从“九·一八”就传开了,山里人受着感染,自觉地生发着对小日本鬼子的痛恨。只是一切离山里人似乎又是那么遥远,一个话题说得太多了,没见着自己皮破血出、家破人亡的真的苦痛,乡里人便渐渐淡薄了印象,淡薄了恨心,且自然生出另一种意识:也许事情就到这里吧,中国人见了多少事,小日本鬼子能成什么气候。只是一日在队伍上的壮夫的父亲仲仪将军给壮夫母亲来信,说日寇正继续在苏沪沿海集结兵力,吾与小倭人将有一战不免。又来信写战场惨景,炮声隆隆,火光照天,血流成渠。将军慷慨抒怀:

吾既从戎事,从来忠孝难两全。今国难当头,河山飘摇,吾惟马革裹尸,血染沙场而已。悲夫,国将不国,吾复何言?



看得出将军心情极度沉痛,其言也极尽悲壮。仲公与仲仪将军既为少年同窗,长成相好,读将军此家书怎能不唏嘘怅惘。果然,不日淞沪大战爆发,国人震动,又几日,将军殉国消息便由县政府报到乡里。一时七里山骇然又黯然。将军的母亲闻讯即卧床不起,旬日内即与世长辞,将军妻程氏夫人更不胜悲伤,也寻了短见。当时壮夫的哥哥可夫已成家,但这位可夫,好事他有份,挑担子的事他不问,于是,壮夫便成了孤儿。当时壮夫十二三岁,生活无着,更别说人生前程。仲公亦如将军意气,收留壮夫。如此情景叔奶——壮夫的婶娘当仁不让,她说:“仲则哥,你这说的哪里话?过了亲房有户房,过了户房有族房,怎能麻烦你呢?你别看我那死老头没说话,他只关心打牌押宝和他田里的庄稼,这事情我说了算,无论怎么讲,壮夫还是他的侄子吧!”最后,壮夫落脚到他婶娘叔奶门下。当初将军如此安排两个儿子一生命运:可夫读书,壮夫种田。事实上可夫读到二十岁,人也不笨,果然也是识文断字之徒,但其人好吃懒做,且胆小如鼠,又极不自信,终于是朽木不可雕也,枉读了那么多年书。壮夫十多岁了,所有岁月皆放牛捡粪度过。如今没了父母,仲公没帮上什么忙,便觉有些对不住老友,因和叔奶商量说:“我想将军一生不容易,小的时候砍柴放牛,国乱之时当了兵,虽是做了将军,到底是一棵湖畔草,又无家底,实在难说照顾家小了。如今可夫虽读了不少年头的书,又没什么用,这壮夫十多岁了仍放牛捡粪,将来如何是个头。不如你供他饭,我供他读书,将来做人也有个长处,不知二婶可愿意?”

叔奶向来瞧不上读书人,也从不把读书当回事,但家里过得去,仲公在老阳坑是个人物,他好意,叔奶便不好当面驳回,就答应说:“也好,那就试试吧。”没想到,壮夫一进私塾,便脱颖而出,不仅聪明异常,且见解气度非同龄人可比。仲公大为振奋,又感动不已,常自言自语道,差一点埋没了一个人才。见壮夫聪明,仲公也不敢怠慢,悉心指点,快马加鞭,处处勉励。壮夫跟仲公读了三四年书,如赤兔撒蹄,众马望尘莫及,仲公深感此儿才具大可造就,想自己才疏学浅,一个没见过大世面的三家村学究,又想给壮夫找一架梯子,主意便落在嫁到县城里的壮夫的姑母身上。亲自去了一趟县城,逼着壮夫的姑母把壮夫弄到城里去读书。



姑母家开一爿杂货店，收入不丰，自己也有数个子女，无力负担，只答应壮夫到他店里做活，并说：“店里事情不多，闲下来壮夫还是可以读书的。”仲公从县城赶回老阳坑，和壮夫说明原委，便看着壮夫的眼睛说：“孩子，到这个时候了，你自己说如何？你再这样跟先生读下去，是没有长进了，先生肚里就那么多水，都倒给你了。这城里世面大，和外面的世界联系也多些，时风世雨，机会亦多。你想想。”

听先生说着，当时壮夫心头便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情绪在漾动，国难当头，父母都没了，又要离开恩师，一时竟无言。但仲公不等壮夫回答，又说：“而且，从此你还得自食其力了。”

到底读书知理了，想父母在时，父母并未和叔婶分家，自己几岁即陪着一条水牯牛，其实那已是自食其力。如今，父母没了，哥哥无情，虽然老师看顾，叔婶抚养，自己实是举目无亲了，而后来的路更能预料，自己不撑起来又怎么办呢？当时日本鬼子气焰日甚，壮夫亦人长心长，国难家仇哪能不深藏于心。“先生说得是。”壮夫当即回答说，“先生，我听您的，我去！”

这也在仲公意料之中，到底是将军之子。此一刻仲公虽然感到也算为学生将来计尽了一番苦心，但心里却更添了遗憾，一时竟在壮夫面前抹了泪，只愿他顺风顺水的。

可壮夫进城的日子并不长，日本鬼子却说来就来了，中国军队在前方节节败退，很快广济县也沦陷了。这时的壮夫，果然如仲公期望的，一边做事一边读书，同时还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他们几经谋划，开始了分批奔向大后方的行动。在偷渡长江时，壮夫那一批人被几个自警团^①截住。如果这些汉奸将他们交给日本鬼子，壮夫等不但不能去后方，且必被日本人枪杀，这一点壮夫等也一清二楚。当时壮夫即料定，这些汉奸是坏蛋，他们坏就坏在软骨头，坏在有奶就是娘，但对中国人到底与日本鬼子不同。壮夫就晓以利害：“你们就相信日本鬼子一定能灭亡中国吗？你们真的相信中国人就不能把日本鬼子赶走吗？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还有心肝，就不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你们想想，你们把我们交给日本人，我们是为国捐躯，等到日本人败亡的一天，中国人审判你们，你们想过这后果么？”几个汉奸想了半天，约定这事谁也不准说，就放了壮夫



等人。冲破了日本鬼子的防线，跑到了大后方，壮夫考进了黄埔军校。几年后，鬼子打跑了，壮夫穿一身军官服返乡省亲，亦看望恩师，仲公听那出生入死的故事，真是高兴得没得说，见学生如此出息，颇引为自己生平一大杰作，一件大善事。仲公心里这样想，嘴上自然不会说出来的，更让他高兴的是，壮夫还年轻，以其才学胸怀，如果老天照应，那真可说是前程无量，对此仲公更是兴奋不已。关于这一点，仲公还私下测算了一下。因为乡风习俗，山民极信算命，仲公也耽于此道，耳濡目染，又读了些河图、洛书、易传之类书籍，因之仲公也粗通命相之术。推算一番下来，竟发现阳雨父是命属双麒麟^②，大富大贵之相。从此每每与亲友谈起，期许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老阳坑一应人众也似乎要为这山里要走出一个人物，升起一颗星而兴奋不已。

但正是这两桩事情证明仲公完完全全的错了。辛亥革命元老去了台湾，壮夫也远未像仲公说的那样风云造化。恰恰相反，只证明了另一个人的手段——盲表叔的未卜先知。

盲表叔说来也是仲公的一个学生，真名叫胡光明，也有年长的叫他光子。只因为是叔奶的外甥，壮夫的表弟，壮夫的儿子阳雨的表叔，后来老阳坑一坑人都跟着壮夫的儿子阳雨叫他表叔。当初盲表叔也才十八九岁二十边，初出道，少年瞎子讲究得很，一袭长衫青白对换，头上梳一片瓦，一对青光眼，虽伸手不见五指，但也是黑眼珠子骨碌碌地转，一张小白脸虽有一脸凸凹不平的大麻子，但依然有一白遮百丑的效果，给几个人预测了吉凶祸福，真的像看见了一般。于是这瞎子也煞是可爱起来。乡里人实际，信命不叫人，盲表叔立即在七里山名声大噪。仲公有教无类，听说胡光明如此人才，虽年龄相隔但也愿结识，盲表叔亦以师礼待仲公。盲表叔悟性极高，仲公授以三国、西游、水浒、说唐、说岳、红楼之类，盲表叔转过背就在七里山鼓板说唱开来，听的人莫不叫好，这也是仲公给了盲表叔又一份衣食。仲公于诗书一道，传道授业解惑，名播七里山，断然算得一方秀才，但于易学一道虽自命心得，但实是打牛皮灯笼过煤炭岭。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是何道理也，仲公可说得头头是道。说毕问盲表叔如何，盲表叔只微微一笑。仲公自然明白盲



表叔不以为然。光子到底有所师承，仲公便有些心虚，二人便细细理论，光子说出一番道理，仲公不免惊呼：

“果然如是乎者也！”

仲公一双眼珠像要从那老花眼镜后蹦跳出来，也正像那一对眼镜片一样透明发亮。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后来壮夫外出，那些年仲公正一心教授蒙童，盲表叔也忙于生计，便一直未见仲公了。不过仲公还是时常念叨盲表叔，这小瞎子跑到哪一国哄人去了。

数年后，壮夫回乡，正是春风得意的光景。盲表叔到山外说书回家，听说表兄回来了，少年兄弟，也是想念不过，赶紧敲了棍子一路向老阳垸赶来。但其时壮夫早已走了。不过盲表叔已听得老阳垸人到处讲壮夫，那讲法都是说一句就要咽一口涎水。讲壮夫以三寸不烂舌勇闯日伪防线，讲壮夫在军校的风光，讲壮夫的文才，老阳垸要出一个人物了！盲表叔料定仲公也喜欢听这故事，他大不以为然。于壮夫兄弟聪明一项，盲表叔自是深信不疑，并且也是领略甚多的。只是人之命运又怎能凭智慧一项定穷达？如果不是这样，那将来对壮夫兄弟有百害无一利呀！

那一夜月华如水，盲表叔敲开了仲公的门。

仲公出来了：“谁呀，这么晚了……”

“不认得我吧，仲公。”盲表叔仰着脸已摸进了门。

“啊，光子，胡光明，你这一向到哪里去了？快进屋快进屋。”

“我来看看壮夫哥，可惜晚了，他已经走了，就到你老这里来坐坐。”

二人客套完毕，慢慢便谈到壮夫的才学、命运、前程。

仲公便连连称赞自己的这位学生这些年又如何长进，今非昔比。自然又说起以前自己教了他几年后，就觉得学业已远赶不上他。盲表叔对仲公说的壮夫兄弟这些年在外的故事，自然也甚感新鲜，点头不迭，眼界大开，没发一个疑问，这倒使仲公起疑心了。渐渐地二人似乎都明白彼此的兴趣皆不在壮夫那多少有些传奇色彩的天涯行踪，而更关心这个人的命运。仲公便说：“小兄弟，你给他算一算，看这个人究竟如何。我这半桶水给他测过一测，好得很哪！”

盲表叔也听得眉开眼笑。便要仲公从头再说给他听。